

三伏,感受“小石潭”的清凉

林梅朵

“六月三伏猛火燃,卧龙无雨口生烟。”进入伏天,便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。《汉书·郊祀志注》中说:“伏者,谓阴气将起,迫于残阳而未得升。故为藏伏,因名伏日。”阴气被阳气压制,只能伏藏地下,所以称之为“伏天”。暑气滚滚蒸腾,身处热浪中,难免心烦意躁。若有一处柳宗元笔下“水尤清冽”的小石潭,“四面竹树环合”,阴凉盈遍周身,会是怎样一番滋味呢?

一千二百多年前,柳宗元因“永贞革新”被逐出京城贬往邵州(今湖南邵阳)任刺史。从长安到邵州的两千里路还没走完,他于途中又接到贬书,加贬为司马,改去永州。

人生陷入失意之时,心底的焦灼与烦闷,往往比盛夏的酷暑更让人煎熬浮躁。“自余为僇人,居是州,恒惴栗。其隙也,则施施而行,漫漫而游”——自从成为贬谪之人,居住在这个州,常常感到忧惧不安,闲暇时就慢慢悠悠行走,漫无目的地游玩。在《永州八记》第一篇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中,柳宗元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。永州司马的官职全称是“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”,又叫“员外官”。这种官职几经沿革至唐代后期,成了一种处置贬谪官员的、没有执事权的闲职,所以,他日日都是“闲暇时”。

于是,永州罕无人迹的荒地中,就常见一行六人漫无目的地游荡。那就是烦闷无可排解的柳司马,以及他的堂弟、两位好友和两名年轻随从。这一行人专去那些没人去过的地方。柳司马面容忧愁,步子缓慢,找到一处荒芜之地就拨开杂草席地而坐,与友人喝着随从带来的酒,醉倒后互相枕着对方的身体呼呼大睡。睡醒了,起来拍拍身上的土,回家。

从权力中心长安贬往荒僻的永州,仕途失意、身世孤苦的柳宗元满腔悲愤与忧愁无处安放,如三伏烈日当

头炙烤。毫无目的地四处游走,不过是他为了排遣“心中如汤煮”的煎熬。

这日,他们闲逛时听到一阵“如鸣佩环”的水声,循着水声发现了一片竹林。玉佩叮咚咚的水声让柳宗元一时忘掉愁闷,兴冲冲地带领大家砍伐竹子,铺设道路,一步步走近……于是,清冽的小石潭水漫过他的笔尖,跨越千年流淌到了我们面前。

遇见小石潭,是柳宗元难得的一次“心乐之”。整块的石头为潭底,使得小潭干净无泥沙,所以“水尤清冽”。靠近岸边的地方,有些石头露出水面,“为坻,为屿,为嵚,为岩”,各具形态,浑然天成。加上周围树木青葱,藤蔓缠绕,满眼绿色生机。这一刻,柳宗元炭烤般的心情清凉下来了,正如白居易那句诗“但能心静即身凉”。

“水至清则无鱼”,可这清冽的小潭中竟然“鱼可百许头”。因为水清澈到几乎透明,鱼儿如同游在空气中一般。它们或凭“空”不动,或“往来翕忽”,这样悠闲自在,这样无忧无虑。也许是鱼儿的逍遥形态触及了这位永州司马的心:石潭虽小,鱼儿能怡然自得,永州尤大,难道还安放不下一颗燥热的心?

坐在小石潭上,柳宗元望着那“斗折蛇行,明灭可见”,参差如犬牙一般的溪岸,那蜿蜒而流却不知源头的溪水,如同他的人生之路,崎岖而茫然,一阵寂寞和寒冷侵上心头。

除了《小石潭记》,参看《永州八记》中的其他篇章,更容易体会柳宗元当时的心境。《钴姆潭西小丘记》中记述,他花四百文买下一处小丘。在他看来,这生竹树、有奇石的小丘,如放到繁华处,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,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”,可惜它被抛弃在这荒凉的永州,连农夫、渔人都鄙视它。这是写荒芜的小丘,还是写自己荒芜的仕途?

《小石城山记》中,他发出对命运

的质疑:自己一直怀疑造物者究竟有没有,见到鬼斧神工之地觉得是真的有,可造物者为何不把小石城山放到锦绣中原,却留在这僻静荒凉之地,千百年得不到一次展示的机会?

在永州流放的十年,柳宗元笔下常流露出蚀骨的落寞,却又透出不染纤尘的孤洁。那“水尤清冽”的小石潭像是一面镜子,纵然周围“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”不宜久留,但它剔透如冰、纯净如玉,声音“如鸣佩环”,使人生出由衷的敬佩。

永州,是柳宗元政治生命中的至寒至孤之地,又是他文学版图中的至深至厚之地。在人生的谷底,柳宗元于幽深静谧的山水之间,邂逅了无名的小石潭,在满目清幽里,“天地一大窑,阳炭烹六月”的“燥火”瞬间被小石潭的“凄神寒骨”所灭。“如汤煮”的心境最终冷却凝结为笔下晶莹剔透的文字。柳宗元一生中所作诗文有四分之三都诞生于永州,《永州八记》《黔之驴》《捕蛇者说》等千古名篇,让他由政治上的败者涅槃为精神世界的强者。

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“三伏天”,每个人也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方“小石潭”。



●老树画画

雨落花

老 树

夏雨已落废园花,
秋风欲折旷野草。
风动平野草,
雨落废园狂花。
爱看风吹草,
亦喜雨落花。

星期文库

生活中的陈省身其人之四

陈省身一生不缺钱,也不看重钱。

196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期间,他的年薪是加州十所大学中最高的。他善于理财,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期间以三千美元购买了通用电器的股票,耐心地持有了半个多世纪,直等这笔钱膨胀到百万美元。他与量化投资的代表人物西蒙斯是合作伙伴,在西蒙斯还是一个学者时,两人共同提出了陈氏—西蒙斯定理。他一生获得多项国际大奖,奖金可观。

他算得上富裕,但是生活却过得十分简朴。他有一张和同行交流的照片,照片上的他穿着一件竖杠杠的宽松病号服。这是他住院时医院发的,纯棉的材质,贴身穿非常舒服。出院后,他把它带回家,当作睡衣继续穿。这样的睡衣,他的衣柜里有两件。出差住宾馆,他嫌宾馆一根油条五元太贵,虽然这对他来说只是小钱。外出与友朋欢聚,不管谁请客,他都要求适度点菜,点到够吃就行,没吃完的饭,会打包带回家。他的生活理念,主打一个不浪费。

2004年9月7日晚,首届邵逸夫数学科学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办。作为获奖者,陈省身坐着轮椅登台受誉。在这次颁奖礼上,人们注意到这位93岁高龄的数学大师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和衬衫,脚蹬一双旧皮鞋。西装和衬衫是因为挂在南开宁园旧壁橱里的旧西装被虫子蛀了小洞,而在周围人的苦劝下新买的。而旧皮鞋,则是他临时向其时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的女婿朱经武借的。对于这件事,他本人曾开玩笑回应:“借,买不起皮鞋就借一双,我不穿的。”“捐了,所以没有钱买皮鞋。”

该奖项的奖金为一百万美元,这位对外声称自己没钱买皮鞋的大科学家,在奖金使用上则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重义轻利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慷慨。据葛墨林回忆:“一天晚上接近九点钟,他打电话来,让我通知清华大学,他捐助十万美元帮助数学研究。”范曾则说:“有一天,陈省身先生与杨振宁先生来我家,用不少英语词汇在谈话,原来在商量这一百万美金的捐赠事宜。杨先生提议的地方,陈先生都欣然同意,最后将一百万美金一元不剩地送光。”陈省身为这笔巨资找了两个去处:一是世界著名数学研究所,为的是让中国的数学家能够前往访学;二是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,为的是壮大中国的学术研究。

生前,他立下遗嘱,遗产的三分之一给南开数学研究所。去世时,他身穿一条旧绒裤,那是妻子在世时给他买的。

节俭与慷慨

胡荣华

自有节奏

李永斌

春来禾初长,夏到麦自熟,快一步苗早枯,慢一程穗干瘪,急缓均不宜,一切自有节奏。节为规,奏为行,节是静,奏是动。依规行事,动静有度,自然水到渠成。

秋末时北雁南飞,天暖后南燕北归,四季轮回之中,跟上节奏才是生存之道。花草也是如此,春风和煦时,土松软、光照足,细雨微濛,条件齐备,正是茁壮成长之时,于是顺应天道,尽情舒展身姿。待到隆冬腊月,天寒地冻,冷风凛冽,铁树尚且支,更何况弱不禁风的花草,即使心有不甘,也只得销声匿迹,暗自退场,这是生长节奏,紊乱不得。

节奏真是五花八门,神奇有趣。譬如水盈会成溪,溪大必变河,河阔即为江,江满终入海,这是渐进性节奏,缺一节不达,少一环难成。而花开有

时,落叶有序,瓜熟自然蒂落,春来草木茂盛,夏季雨水渐丰,秋来果实成熟,冬天万物凋零,这是规律性节奏,节奏合拍,则风调雨顺,节奏紊乱,则旱涝不均。

人也是一样,幼年懵懂,少时叛逆,青年不羁,中年渐悟,老年心如止水。一切都是节奏,每一步都踩着鼓点,丝毫不差。正如唱戏时若抢半拍、慢一板,整个演出必然混乱。而做事时冒进、下决定前犹豫,节奏不协调,人生的路途势必曲折坎坷。人要向大自然学习,逆境时,放慢自己节奏,懂得在低谷期养精蓄锐,待机而动;安稳时,跟上外部的节奏,虚心学习,低调内敛,暗自充实自己;顺境时,加快自己的节奏,尽情施展才华,不攀比、不羡慕,极力突破自我。因此,只要掌握好自己的节奏,人生路上的每一步都会无比顺畅。